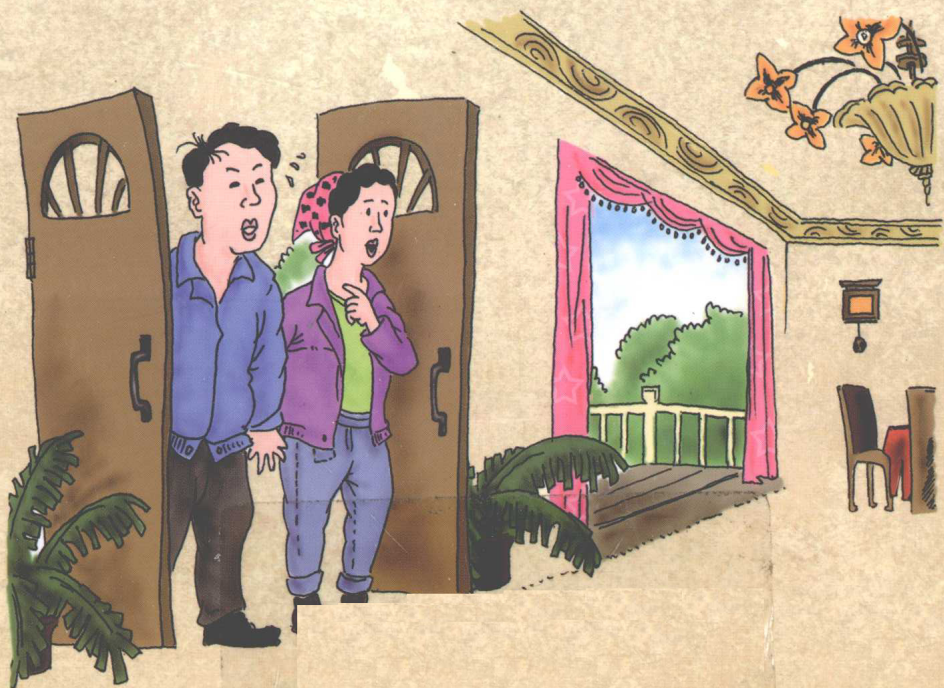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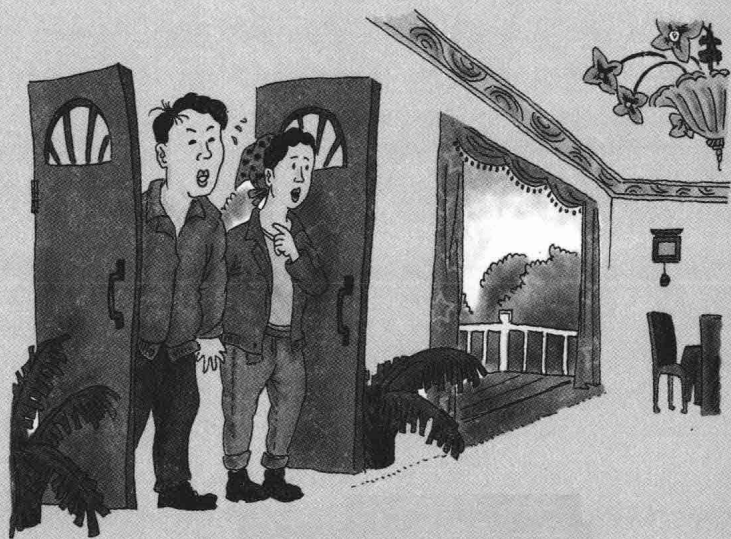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牛村 驻马办

何葆国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牛村 驻马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牛村驻马办/何葆国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

(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)

ISBN 978-7-5617-6791-7

I. 牛… II. 何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2028号

牛村驻马办

何葆国 著

策划组稿	滕 刚 刘光全
统 筹	李 梅
策划编辑	王 海
文字编辑	赵 飞
执行编辑	刘 婧
装帧设计	李彦生
出版发行	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	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电话总机	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	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 (邮购) 电话	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	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	www.ecnupress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地 址	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
开 本	890×1240mm 32开
印 张	8.625
字 数	186千字
版 次	2009年4月第一版
印 次	2009年4月第一次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617-6791-7/I · 532
定 价	16.5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 联系)

第一辑

惊心的照相

- 惊心的照相/2
- 给谭局长送点钱/8
- 死人也疯狂/13
- 对牛谈话/20
- 找新闻/6
- 骂人更值钱/11
- 飞来的横财/15
- 找死/23

第二辑

神秘的暗语

- 神秘的暗语/30
- 迟到的花圈/37
- 洗脚风波/42
- 有益的垃圾/48
- 失传的法术/34
- 该死的助听器/40
- 夜半还债/45
- 塑料女模的情杀/51

第三辑

梦游杀人

- 梦游杀人/58
- 阁楼上的棺材/65
- 南苑疑案/72
- 舌头案件/83
- 认牙/62
- 坠楼旧案/67
- 谁是盗牛贼/75
- 网吧惊魂/85

CONTENTS
目
录

第四辑

死无对证

- 打抱不平/92
- 法院对面是发院/101
- “蜘蛛人”/108
- 死无对证/115
- 第三只手/97
- 特别家教/106
-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/112
- 遭遇骗子/120

第五辑

牛村驻马办

- 牛村驻马办/128
- 横财夺命/170
- 水火不容/204
- 血溅杂货铺/236
- 你毁了我的梦/150
- 宝马凶猛/186
- 致命的报复/223
- 亲情喋血/259

第一辑

惊心的照相

惊心的照相

老霍在刑警大队搞了二十个年头的摄影，专门给尸体和罪犯拍照。在他办公室的一只大立柜里，一叠一叠都是这些照片，让人看了心惊肉跳。

老霍拍的照片常常印在“认尸启事”和“通缉令”上面，漫不经心看一眼倒没什么，假如你认真看的话，一定会触目惊心，好像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。老霍拍摄的尸体照片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场感，把生命遭到毁灭时的那种恐怖和悲惨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带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他拍的罪犯照片，抓住了罪犯最典型的表情特征，栩栩如生地定格在照片里，让人一看就能认定那不是好人。老霍的许多同事都有这样的感觉：他们看现场或者面对罪犯都很平静，倒是看老霍的照片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震惊。

说来没人相信，老霍二十年来除了给尸体、罪犯拍照，极少用相机。远的不说，近的仅有三次，而这，绝对就是最后的三次。

这天，下班了，办公室里只剩下老霍和同事白副。白副看见老霍桌上的相机，忽然心血来潮，说：“老霍，给我喀嚓一张。”

老霍很为难，说：“我从来拍的都是尸体和罪犯……”“没事，你随便拍一张就是了！”白副坚持要拍，老霍只好给他拍了一张。

照片洗出来之后，老霍吓了一跳，他拍的白副活像一个死人！

老霍没有把照片给白副，好在白副也忘了。没多久，白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发生车祸身亡。他死的样子，跟老霍拍的照片一模一样，

这使老霍一连做了许多天恶梦。

又有一天，老霍背着相机从现场回来，他走上办公楼，看见黄政委正站在走廊上眺望远方。黄政委是老霍的老上级，他平时待下属总是和和气气的，没有一点架子。老霍便上前尊敬地叫了他一声。

黄政委见是老霍，笑道：“老霍，辛苦啦！你这海鸥相机用了十几年了吧？”

老霍说：“今年满二十年了。”黄政委说：“你提个申请，局里议一议，给你鸟枪换炮，换个现代的！”

老霍用“海鸥”用得顺手，也用出了感情，从没想过换机子，但是对黄政委的好意还是很感激，便连声道谢。

两人稍稍聊了几句，黄政委说：“给我来一张吧。”他立即摆出拍照的姿势，脸带微笑，显得和蔼可亲。老霍犹豫不决，黄政委笑道：“快啊，不要浪费我的表情啦！”老霍迅速调好焦距，按下了快门。

几天后，黄政委的照片和十几张罪犯的照片一起洗了出来。老霍凝神一看，顿时一阵心慌意乱，他觉得黄政委的表情……他不敢往下细想。

大概一个星期后，黄政委忽然因受贿罪被捕，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惊讶，只有老霍表情平淡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这一段日子，城北的机关干部新村接连发生三起盗窃案。罪犯很狡猾，几乎不留任何痕迹。大家跑了几天，还守了两个晚上，连个影子也没碰到。

那天，老霍独自到新村查访，回来路上，腰间的BP机响了，原来是儿子在呼，说是母亲突然昏厥在地。老霍知道老伴心脏病复发，没来得及回局里，直奔家去。回到家里，老伴因为吃了救心丹，已经好

了许多。老霍问她要不要上医院，她说不要，老霍于是便松了口气。儿子看见老霍背着相机，说：“爸，给我照一张证件照吧，我们厂里填表要用照片。”老霍说：“到照相馆去照。你早几天怎么不照？”“我忙嘛，忘了。”

经不住儿子好说歹说，老霍想到晚上该把胶卷拿出来冲洗，里边还有一张底片，便勉强答应给儿子拍了一张。

晚上，老霍在局里的暗房中冲洗，当他看到儿子的照片时，心里蓦地一惊，这简直就是“通缉令”上的罪犯，那眼睛的深处，透露出一股难以掩藏的邪气！难道儿子是罪犯？老霍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

这天晚上，老霍一夜没睡。第二天，等儿子上班以后，他走进了儿子的房间搜寻，撬开了锁着的一个抽屉，除了老虎钳、凿子几件工具外，还有几扎外币和一包黄金首饰。老霍只觉得眼前一阵昏暗，几乎要跌倒……他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家，乘上电车到了局里，敲响了局长办公室的门……

第二天，儿子被传讯，经侦查，他果然是新村盗窃案的罪犯之一。儿子被逮捕，老伴因受了刺激，心脏病突发而死去，老霍便成了孤身一人。

老霍大义灭亲，同事们都很敬佩，但为什么老霍一看照片就怀疑儿子是罪犯呢？有人说，凡是罪犯，心里总有一股邪气，这股邪气，总要通过眼神、脸容透露出来。老霍拍了二十年的罪犯照片，对这股邪气最为敏感，所以一看黄政委、儿子的照片，便能察觉有异。至于白副的照片和他的意外身亡，那不过是巧合而已。这种说法，倒好像有点道理。



回到家里，老伴因为吃了救心丹，已经好了许多。老霍问她要不要上医院，她说不要，老霍于是便松了口气。

找新闻

县委报道组的笔杆子小吕一大早就来到双洋村找新闻，可是村长不在，他准备转到别的村去。小吕走到河边，看到一个大嫂在洗衣服。他也走到了河边洗了洗手，顺口就问道：“大嫂，我是县委报道组的，最近村里有什么新鲜事、稀奇事没有？”

洗衣服的大嫂不停地洗着衣服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说什么才叫新鲜事、稀奇事？乌龟给人送药算不算？”

“算啊，这可是趣闻啊。”小吕兴奋地说，《马铺晚报》有个小专栏最喜欢发表这类奇闻趣事，他连忙拿出笔记本做好记录准备，“大嫂，你快说给我听听？”

“你真想听？”大嫂直起腰，扑哧笑了一声说，“就说我们村里呀，有个叫小花的姑娘，人长得水灵灵的，听说在外面当发廊妹，前些日子回家来，没人理她，她病倒在床上，连她亲爸亲妈都不管她，就那乌龟给她拿药，晚上陪她睡觉……”

小吕打断大嫂，说：“这真是神了，我记得报纸上说过，某村有只乌龟能为人拿信件拿报纸，你们这乌龟不仅能拿药，还能陪人睡觉解闷，真是了不起，你说说看，这乌龟有多大？”

“多大没人称过，我就知道在村里五十几年了。”大嫂说。

“那是一只老龟了。”小吕一边记着一边赞叹地说。

“那是啊，老龟，大家都这么说。”大嫂说。

小吕谢了大嫂，高兴地回家去了，当天就写了一篇《双洋村有一

只老神龟》的小文章，传真给《马铺晚报》，第二天就发表了出来。这天下午，小吕突然接到了双洋村黄村长的抗议电话，原来双洋村里根本没什么老龟，倒是一些妇女不怀好意地叫他“乌龟”，他抗议这篇文章损坏了他的名誉。小吕一听就慌了，连忙赶到双洋村，一打听，村里真是有很多妇女把黄村长叫作“乌龟”，村里也真有一个叫小花的浪荡女人。小吕不敢去见黄村长，心里觉得对不起他，要是他起诉到法院，索赔个十万二十万，那就麻烦了。他琢磨着要给黄村长写一篇正面的报道，让他消消气。小吕看到地里有中年人在锄草，看样子很憨厚，就说：“老哥，我是县委报道组的，我看你们村长不错，你说呢？”

“是不错。”中年人拄着锄头柄，点点头。

小吕连忙掏出一根烟递给他，高兴地说：“那你快讲个例子来听听。”

中年人点了烟，不急不缓地说：“就给你说说村长退贼的故事吧。那是前两天的夜里，夜色不错，有个小毛贼来到村东头的冯志林家围墙下，唰的一下翻了上去，这时他看到了村长，原来村长一直就站在围墙下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盯着他。小毛贼心里一慌，就从墙上掉了下来，爬起身撒腿就跑。”

小吕心想，这故事不算新鲜，但暂时没别的东西，先给《马铺晚报》的“社会短波”专栏写一篇百字新闻也好，说不定黄村长看了高兴，就不追究“乌龟”的事了。小吕三下两下就写了一篇双洋村黄村长怒眼吓退盗贼的小新闻，《马铺晚报》第二天就发表了。看到样报，小吕主动给双洋村黄村长挂电话，带着一种表功的口吻说：“黄村长，看到今天的晚报了吗？我……”

“混账，‘乌龟’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又来啦！”黄村长

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起来。

“我，我是表扬你啊！”小吕不明白地说。

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双洋村有一条半疯的狗，大家给它取名
叫‘村长’，吓退盗贼的事说的就是它！”

小吕这下呆住了。

给谭局长送点钱

陈老板拿起老婆交待买的一袋子东西，正准备离开办公室，那部保密的红色电话响了。知道这部电话的都是有特殊交情的人，他连忙拿起电话，原来是谭局长。

“谭局头啊，有何指示啊？”陈老板笑笑地问。他跟谭局长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当面总是逗乐地叫他“谭局头”，背地里却叫他“贪局长”，因为本地方言里“谭”正好跟“贪”谐音。

“我是公仆，哪敢指示你这个大老板？”谭局长咳了一声，立即转入正题，“是这样的，我下午想出去转一转，跟你打个招呼。”

陈老板“哦”了一声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，不由得嘀咕着：你真是贪局长啊……但是他不能发作，仍旧和和气气地说：“你是在家里吧？我马上过去，提前跟你送个别。”

陈老板放下电话，叹了一口气，还是打开了保险柜，取出两万元现金，找了一只塑料袋装了进去。谭局长每次出门，总会跟他打个“招呼”，他不得不“提钱”送个别。去年6月，谭局长到香港旅游，他送了两万港币；今年8月，谭局长去美国考察，他送了五千美元。谭局长

给公司批过不少条子，今后许多事还要靠他关照，该“出血”还是得“出血”。这样，陈老板提着两只袋子，出门上了私家车，往谭局长家开去。

来到谭局长家，他似乎准备出发了，衣着一新，满脸带笑。他的密码箱打开着放在桌上，里面放了衣服、香烟、磁化杯等等日用品，满满当当，只剩下一个不大的位置。陈老板把手上那袋子的钱放了进去，把密码箱关上，转过头对谭局长说：“你要出门，我没空陪你，送点小钱你路上零花吧。”谭局长爽声笑着，拍了拍陈老板的肩膀，说：“你真是客气！好吧，过几天我回来，咱们再好好谈谈！”

陈老板祝谭局长一路顺风，很快跟他告辞了。回到家里，看到老婆在大厅里摆好了祭桌，今天是她父亲三周年祭日，她上午才临时决定祭拜一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弄出了一大桌的祭品。老婆问他：“叫你买的東西呢？”陈老板讨好似的说：“老婆交待的事，本老板总是优先考虑。喏，在这儿，一百二十亿元，够你父亲用一年了。”陈老板打开塑料袋，一看傻眼了，袋子里是两叠人民币，也就是说，他把老婆交待买的一百二十亿地府冥币当作人民币送给了谭局长。“糟了！糟了！”陈老板遇到鬼似的大叫起来，老婆忙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指着塑料袋，苦着脸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我错把冥币送给了谭局长！”老婆哭笑不得，说：“你呀你，你这不是诅咒人家吗？”陈老板心想，是啊，谭局长发觉后不生气才怪呢！无论如何，得立即找到谭局长调换回来！陈老板想着，就奔出了家门。

陈老板开着车，风风火火往谭局长家跑去。眼看拐过一条街就到谭局长家了，可是前面堵车了，一问是发生交通事故了，陈老板心想，急病偏偏遇上慢郎中，真是气死人了！这时，一个在这里指挥交通的交警走了过来，陈老板正好认识他，连忙摇下车窗，问他到底怎

么回事，交警说，有人开车横穿大街，被一部违章超速行驶的大货车撞到，一下撞了个稀巴烂，那人当场毙命，现在警察正在勘察现场。交警说：“那人好像是你朋友。”陈老板忙问：“谁？”“谭局长。”陈老板心里咯噔一沉，立刻呆住了……

原来陈老板一走，谭局长也出门了，他提起密码箱，觉得比刚才重了不少，心想这个陈老板真是够朋友。他坐进停在家门外的雅阁车，自己开了起来。上了街，他准备横穿街道，谁知一辆大货车撞了上来，他一下子失去了知觉，一命呜呼。却说陈老板调了车头，回到家里，把谭局长刚刚出了车祸的事告诉老婆，老婆吓得一愣一愣，半天醒不过神来，许久才说：“这个谭局长也太贪了……也好，我们省了两万元。”陈老板生气地骂道：“你懂个屁，谭局长到了阴间，还不找我算账！”老婆想想也是，忙问怎么办，陈老板哭丧着脸说：“我怎知道怎么办？见鬼，真见鬼了！”

这一整天，陈老板失魂落魄，心里越想越怕，谭局长到了阴间做了鬼，肯定不会放过他的，他从此要倒大霉了！到了晚上，陈老板也没心思吃饭，一直坐在沙发上，担惊受怕地想入非非……突然，他看到谭局长走了过来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全身都在发抖。谭局长笑笑地说：“陈老板，你真够朋友啊！”陈老板觉得他的话里有讽刺的意味，战战兢兢不敢吭声。谭局长大步地走上来，一把握住他的手，满脸诚恳地说：“谢谢你，真心地谢谢你！你送给我那么多冥币，我一上路就有得花了，太谢谢你了！”陈老板颤颤地说：“别，别客气……”他从谭局长手里抽出手来，猛地醒了过来，原来是打盹做了个梦。陈老板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但是想起谭局长在梦里说的话，觉得他说得很诚恳，也很合人情道理，心里随即松弛了下来。他双手合十，对谭局长的灵魂拜了拜，说：“谭局长，我明天再送你三百亿

元，祝你平安发财，顺心如意！”

骂人更值钱

老齐搞了将近十年的文学，大大小小的作品发表了上千篇，也出过两本书。他觉得自己的成绩不算小了，可就是没什么名气，这使他一直很烦恼。这些天，他越想越上火，脸上都钻出了年轻人才会有红疙瘩。这天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李突然来到家里，听说了他的情况，开口就数落他：“你也真是不开窍，不会找钱老给你搞一篇评论？晚报、省报先发表一下，再拿到别的刊物上发一发，你不就出名了吗？”

老齐心想，说的也是，钱老是全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、理论界权威，他要是肯写文章称赞你，你不出名才怪呢，至少也在圈子里走红。但是问题是，钱老会轻易为人写文章吗？老李说：“钱老当然不会随便给人写的，都什么世纪了，他才不傻呢！我听说，钱老是根据用词的分量轻重收费的，比如，他说‘老齐的作品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巨大收获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精品’，收费一万二，要是他说‘老齐的作品实在不可多得，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杰作之一’，收费一万，如果是说‘老齐的作品是今年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’，收费八千。我说你呀，也别吝啬那几个钱，你要是出名了，那可是无形资产啊。我邻居老王的老婆正好在钱老家里当保姆，我可以帮你通通门路。”老齐想了想，一咬牙说：“那我就搞一篇八千的吧。”

老齐通过老李，而老李又通过邻居老王的老婆，总算间接地找到了钱老，送上自己的两本书和几篇文章的复印件，还有一只八千元的红包。

十几天之后，老齐突然在晚报上看到钱老的一篇文章，一下子呆住了。文章的题目赫然是《无耻而糜烂的写作——评老齐的作品》，通篇文章充满嘲讽、谩骂，把老齐的作品批得体无完肤，一无是处。老齐心想，我花钱可不是请你来骂我啊，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？老齐一气之下，也顾不上什么了，就直接找到钱老家里讨个说法。

钱老好像有些耳背，问了三次才搞清楚老齐不是“老徐”。老齐斗胆地说：“钱老，你太过分了吧，把我的作品——”

“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！”钱老突然一拍大腿，打断老齐的话说，“我把你和老徐搞混了，没有捧你而是骂你，按照行情，你还得补交七千元。”

“骂我还要我再给钱？”老齐几乎跳了起来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评论界骂人更值钱，我骂人一次，最低收费是一万五，你托王妈才拿来八千，所以还要补交七千。”钱老说着，和蔼可亲地拍了拍老齐的肩膀，“被我骂过的人出名快，影响大，我这收费实在不高呀！要不是搞错了，我还不想骂你呢！”

老齐怔怔地想，也许钱老说的也是，只要能出名，再花点钱也是可以的。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便问钱老：“被你骂了，真能更快出名吗？”钱老高声地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？王二、张麻被我大骂了一顿，现在不是天下闻名吗？不过，我还有个让人出名更快的秘术，收费高了点，还不常用，效果绝对的好。”

“请问那是什么秘术？”

“就是请我跟你打官司，到法院告你毁谤侵权之类的，收费